

199
4031

厚黑叢話 (1)



富順李宗吾著

出
部

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再出版

厚黑叢話(1)

每冊實價大洋二角

著者 李宗吾

發行者 李宗吾

代印者 成都日新工業社

地址：三橋南街五十九號
電話：二百三十三號

總代售處 成都日新工業社

代售處 成都：華西日報社、亞
光文化社、華陽
書報流通處、開
明書店、北新書
局、現代文化社

重慶：北新書局

北平：益世日報社

南京：榮和書店

自序

民國十六年，我將歷年作品，彙刊一冊，名曰「宗吾臆談」，內容計：
（一）厚黑學，（二）我對於聖人之懷疑，（三）心理與力學，（四）考試制文商榷，
（五）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。十七年，我把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，擴大爲「社會問題之我見」，題曰：社會問題之商榷，第六章有云：「我討論這個問題，自有我的根據地，并未依傍孫中山，乃所得結果，中山已先我而言之，真理所在，我也敢強自立異，於是把我研究所得，作爲闡發孫中山學說之資料」云云。此書流傳至南京，石青陽與劉公濤見之，曾電致四川省政府劉主席自乾，叫我入京研究黨義。我因事未去，本年我到重慶，伍君心言對我說：「你著的社會問題之商榷，曾揭登南京民生報，許多人說你對於孫中山學說，有獨到之見，你可再

自序

宗吾臆談
贈書

整理一下，發表出來，大家討論。」我因把原作再加整理，名曰「改革中國之我見」。

「社會問題之商榷」，理論多而辦法少，我認爲現在所需要者，是辦法，不是理論，乃將原書，大加刪除，注重辦法，原書偏於經濟方面，乃再加入政治和外交，基於經濟之組織，生出政治之組織，基於經濟政治之方式，生出外交之方式。換言之，即是由民生而民權，而民族，三者聯爲一貫，三民主義就成爲整個的東西了。書成拿到省黨部，請胡素民，顏伯通二君批評，二君道：「此書精神上，對於三民主義，完全吻合，但辦法上，有許多地方，孫中山未曾這樣說，如果發表出來，恐淺見者流，生出誤會，你可以不必發表。」我因把原稿收藏起，我是發明厚黑學的人，還是回頭轉來講我的厚黑學，因此才寫厚黑叢話。

我生平揭的標幟，是「思想獨立」四字，因為思想獨立，就覺得一部廿四史，和四書五經，與宋元明清學案，無在不是破綻。厚黑學一文，是揭穿一部廿四史的黑幕；我對於聖人之懷疑一文，是揭穿一部宋元明清學案的黑幕。馬克斯的思想，是建築在唯物史觀上，我的思想，可說是建築在厚黑史觀上。

我的思想，既以厚黑史觀為基礎，則對於人性不能不這樣的觀察，對於人性既這樣觀察，則改革經濟政治外交等等，不能不有這樣的辦法。今之研究三民主義者，是置身三民主義之中，一字一句研究，我是把中國的四書五經，廿四史，和宋元明清學案，與夫外國的馬克斯，斯密士，達爾文，盧梭，克魯泡特金，孟德斯鳩，等等，一齊掃盪了，另闢蹊徑，獨立研究，結果與三民主義精神相合，成了殊途同歸，由此可以證明孫中山學說是合真理的。

孫中山嘗說：「主義不能變更，政策可因時勢而變更。」主義者精神也，

政策者辦法也，我們只求精神上與三民主義相合，至於辦法上，大家可提些出來，公開討論。列寧革命，一切辦法，並未曾公開討論，只憑他們幾個人的意見，製爲法令，勒令全國實行，行之不通，即殺人，殺了許多人，仍行不通，乃改行新經濟政策，假令先把辦法討論好，着手即從新經濟政策做起，豈不少死許多人？我們鑒於列寧之失，故應當先把改革辦法，公開討論，辦法生於理論，我的理論，以厚黑史觀爲基礎，故從厚黑學講起走。

此次所寫厚黑叢話，是把我舊日作品，和新近的感情，糅合寫之，我最近還做有一本「中國學術之趨勢」，曾拿與友人舒君實，官夢蘭二君看，二君都說可以發表，我也把他拆散寫入，將所有作品，冶爲一爐，以見思想之一貫，中間許多說法，已越出厚黑學範圍，而仍名之爲厚黑叢話者，因種種說法，都是從厚黑學生出來，猶之樹上的枝葉花果，是從樹幹生出來，題以厚黑二字，

不不忘本也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從廿四年八月一日起，逐日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，每日寫一兩段，每兩個月，合刊一冊，請閱者賜教，舊著宗吾臆談，和社會問題之商榷。我送有兩本在成都圖書館，讀者可便中取閱，有不合處，一經指出，即當遵照修改，廿四年十月十八日，李宗吾於成都。

致讀者諸君

成都華西日報廿四年十一月十七日

廿四年十一月十日，成都快報載有，竇枕原君所寫：「讀『厚黑叢話』與『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』後的意見」。說道：「『厚黑叢話』，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見寫的。『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』，是客廳先生批評厚黑而寫的。我呢，因為站在壁上觀的立場，不便有什麼言論，來判定誰是誰非，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魯仲連，我的意見，便是請求兩先生的文章，按月刊成單行本，露佈書店，使閱者得窺全豹，同時又可使閱者有研討的可能，愚見如此，不知你們的尊意怎樣？」竇君這種主張，我極端贊成，決定每兩月刊一冊，自八月一日至九月卅一日，在成都華西日報發表的厚黑叢話，業已加以整理，交付印刷局，不日即可出版，餘者續出。

致讀者諸君

同日快報載客塵君，「答枕原先生兼請教讀者」一文，內云：「出單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圖，最大的原因，便是囊空如洗，一錢莫名，並且文字是隨便寫的，異常拖沓拉雜……。」客塵君既不自出單行本，我打算纂一部「厚黑叢話之批評」，以若干葉爲一冊，挨次出版，冊數之多寡，視批評者之多寡爲斷，快報十一月十日，所載寶君及客塵君兩文，決定刊入。又成都新四川日報，十月十三日，載子健君「健齋瑣錄」，對於厚黑學，亦有批評，亦當錄入。至客塵君所著「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」，我希望客塵君加以整理，力求短簡明潔，在報上，重新發表，以便刊行。如或過長，只好仍請客塵君，自印單行本。

客塵君在快報上，宣言要向我總攻擊，所謂總攻者，無所不攻之謂也。客塵君寫了如許長的文字，只攻擊我厚黑救國四字，拙作中類此四字者很多，請一一攻擊，俾知謬點所在。我爲客塵君計，可每文標一題目，直揭出攻擊之點

，簡簡單單的數百字，一日登完，庶閱者一目了然。不必用「厚黑學的基礎安在」那種寫法，定一個大題目，每次登一兩千字，幾個星期都未登完，致流於拖沓拉雜之弊。客塵君以我的話爲然否？并希望其他的批評者，也這樣辦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不斷的寫去，逐日在華西日報發表，究竟寫好長，寫好久，我也無一定計劃。如無事故，而又心中高興，就長期寫去，凡批評的文字，只要在報章雜誌上發表過的，無論贊成或反對，俱一一刊入，且反對愈烈者，我愈歡迎。我是主張思想獨立的人，常喜歡攻擊他人，因之也喜歡他人攻擊我，有能痛痛快快的攻擊我，我就認他是我的同志，當然歡迎。惟文字冗長，詞意晦澁者則不錄，其直接寄我之信函，而未經報章雜誌披露者亦不錄。

我平居無事，卽尋些問題來研究，研究所得，究竟合與不合，自己無從知道，特寫出來，請求閱者指正。我研究這些問題，已鬧得目迷五色，好像傍徨

失路的人，諸君旁觀者清，萬望指我去路，我重在把這些道理研究明白，只要把真理尋出就好了，不必定要是我尋出的，猶之救國救民等事，只要人民的痛苦，能夠解除就好了，不必定要功自我出。我只埋頭發表我的意見，或得或失，一任讀者批評，自己不能置辯一字，我說錯了，自當改從諸君之主張，不敢固執己見。

我這厚黑叢話，是把平日一切作品，和重慶新蜀報發表的「錘隨錄」，濟川報發表的「汲心齋雜錄」，連同近日的新感想，糅合寫之，所討論的問題，往往軼出厚黑二字之外，諸君可把這厚黑叢話四字，當如書篇名目，如「容齋隨筆」，「北夢瑣言」之類。如把這四字，認為題目，則我許多說法，都成為「文不對題」了。

諸君批評的文字，在報章雜誌上發表後，請惠贈一份，交成都華西日報副

刊部轉交，無任感盼。李宗吾廿四年十一月十五日。

致讀者諸君

厚黑叢話卷一

成都華西日報民國廿四年八月一日至八月卅一日

著者於滿清末年，發明厚黑學，大旨言一部廿四史中的英雄豪傑，其成功秘訣，不外面厚心黑四字，歷引史事爲證。民國元年，揭登成都公論日報，計分三卷，上卷厚黑學，中卷厚黑經，下卷厚黑傳習錄，發表出來，讀者譁然，中卷僅登及一半，我受友人的勸告，也就中止。原文底稿，已不知拋棄何所，十六年，刊「宗吾臆談」，把三卷大意，摘錄其中。去年舍姪等在北平，從臆談中抽出，刊爲單行本，上海某雜誌，似乎也曾登過。

我當初本是隨便寫來開玩笑，不料從此以後，厚黑學三字，竟洋溢乎四川，成一普通名詞，我也莫名其妙，每遇着不相識的朋友，旁人替我介紹，必說道：「這就是發明厚黑學的李某。」幾於李宗吾三字，和厚黑學三字，合而爲

一，等於釋迦牟尼，與佛教合而爲一，孔子與儒教合而爲一。

有一次在宴會席上，某君指着我，向衆人說道：此君姓李名宗吾，是厚黑學的先進，我趕急聲明道：你這話錯了，我是厚黑學祖師，你們才是厚黑學的先進，我的位置，等於佛教中的釋迦牟尼，儒教中的孔子，當然稱爲祖師。你們親列門牆，等於釋迦門下的十二圓覺，孔子門下的四科十哲，對於其他普通人，當然稱爲先進。

厚黑學，是千古不傳之秘，我把他發明出來，可謂其功不在禹下。每到一處，就有人請我講厚黑學，我身抱絕學，不忍自私，只好勤勤懇懇的講授，隨即筆記下來，名之曰厚黑叢話。

有人駁我道：而厚心黑的人，從古至今，豈少也哉，這本是極普遍的事，你何得妄竊發明家之名？我說：所謂發明者，等於鑛師之尋出煤鑛鐵鑛。並不

是鑛師拿些煤鐵嵌入地中，乃是地中原來有煤有鐵，鑛師把上面的土石除去，煤鐵自然出現，這就謂之發明了。厚黑本是人所固有的，只因被四書五經，宋儒語錄，和感應篇，陰騭文，覺世真經等等蒙蔽了，我把他掃而空之，使厚與黑，赤裸裸的現出來，是之謂發明。

牛頓發明萬有引力，這種引力，也不是牛頓帶來的，自開闢以來，地心就有吸力，經過了百千萬億年，都無人知道，直到牛頓出世，才把他發現出來。厚黑這門學問，從古至今，人人都能夠做，無奈行之而不著，習矣而不察，直到李宗吾出世，才把他發現出來，牛頓可稱為萬有引力發明家，李宗吾當然可稱厚黑學發明家。

有人向我說道：我國連年內亂不止，正由彼此施行厚黑學，才鬧得這樣糟，現在強鄰壓迫，亡國在於眉睫，你怎麼還在提倡厚黑學？我說：正因亡國在

於盾睫，更該提倡厚黑學，能把這門學問研究好了，國內紛亂的狀況，才能平息，才能對外。厚黑是辦事上的技術，等於打人的拳術，諸君知道：凡是拳術家，都要閉門練習幾年，然後才敢出來與人交手，從辛亥至今，全國紛紛擾擾者，乃是我的及門弟子，和私淑弟子，實地練習，他們師兄師弟，互相切磋。迄今廿四年，算是練習好了，開門出來，與人交手，真可謂：「以此制敵，何敵不摧，以此圖功，何功不克。」我基於此種見解，特提出一句口號曰：「厚黑救國」。請問居今之日，要想抵抗列強，除了厚黑學，還有甚麼法子？此厚黑叢話，所以不得不作也。

抵抗列強，要有力氣，國人精研厚黑學，能力算是有，譬之射箭，射是射得很好，從前是關着門，父子弟兄，你射我，我射你，而今以列強爲箭靶子，支支箭向同一之靶子射去，我所謂厚黑救國，如是而已。

厚黑救國，古有行之者，越王勾踐是也。會稽之敗，勾踐自請身爲吳王之臣，妻入吳宮爲妾。這是厚字訣。後來舉兵破吳，夫差遣人痛哭乞情，甘願身爲臣，妻爲妾，勾踐毫不鬆手，非把夫差置之死地不可，這是黑字訣。由此知：厚黑教國，其程序是先之以厚，繼之以黑，勾踐往事，很可供我們的參考。

項羽拔山蓋世之雄，其失敗之原因，韓信所說：「匹夫之勇，婦人之仁」，兩句話，就斷定了。匹夫之勇，是受不得氣，其病根在不厚。婦人之仁，是心有所不忍，其病根在不黑。所以我講厚黑學，諄諄然以不厚不黑爲大戒。但所謂不厚不黑者，非謂全不厚黑，如把厚黑用反了，當厚而黑，當黑而厚，也是斷然要失敗的，以明朝言之，不自量力，對滿洲輕於作戰，是謂匹夫之勇，對流寇不知其野性難馴，一意主撫，是謂婦人之仁。由此知明朝亡國，其病根是